



樟树下

## 忙碌的老何

□ 周慧芬

在镇政府院子里，老何的脚步总比别人快半拍。同事们送给他一个外号——“霍霍”（着急忙慌的意思），还总跟他开玩笑：“你怕是命里带事，接手哪块业务都不得闲。”他从不对此辩解，只“嘿嘿”地笑。

十多年前，老何担任人民调解员。从此，他不是调解现场，就是在去调解的路上。

调解工作没有“容易”二字。

某个暴雨天，七十多岁的村医王大夫骑着三轮车去镇卫生院开会，不幸连人带车冲进了路边的沟渠，当场便没抢救过来。家属认为王大夫年纪大了，卫生院不该让她再干村医，更不该让她在这样的暴雨天去开会；卫生院则表示村医是王大夫主动请缨的，开会也没有强制要求，卫生院没有责任。真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老何一边安抚情绪激动的家属，一边又对卫生院相关负责人说：“王大夫七十多岁了，这样恶劣的天气还通知来开会，于情于理于法，你们是有责任的。”接着又把法律和相关案例掰开揉碎了讲，从当天下午调解到次日凌晨四点。在他苦口婆心的调解下，双方都各让一步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在调解书上签了字。

有些纠纷调解起来特别棘手。如镇上一个孕妇到了预产期前一天，婴儿在母亲腹中窒息夭折，家属情绪激动，聚到平时做产检的医院大闹要说法。老何赶到时，现场已经围满了人，他没顾上喘口气，也没有指责家属扰乱了医疗秩序，只是以己度人：“我老婆生孩子时也很危险，当时我不知道多揪心。”就这一句话，家属的情绪就缓下来了，盼孙心切的孕妇家甚至蹲地大哭。老何没有催促，直到家属情绪平复，才与他们共同商讨合理的解决方案。如何站住情理与法理？如何不被双方埋怨“偏心”？老何成了两方意见的“搬运工”，一边倾听一边传达，直把白天磨成了黑夜，双方的诉求才达成。

每一次调解成功，老何都感觉自己像“受气包”，扛摔扛揍，体力毅力都达到极限。但辛苦和委屈对老何来说是小菜一碟，“身为人民调解员，有什么委屈不能受的？”每次接到群众电话，他都风雨无阻。矛盾一旦产生，双方很难冷静，有的当事人撕破脸破口大骂，有的甚至大打出手……老何都挺身而出，拦在中间。

多年下来，老何做调解工作有了一套自己的方法：“尺度之内，将心比心。”他处理的大小纠纷都得到和解，甚至有一些难缠的当事人还和他成了朋友。如镇上有一个上海老垦民，脾气上来谁的话都不听，唯独肯听老何劝解。另有一个村民，因为老何多次为他打开心结，怎么也要请老何来家吃饭，老何也爽快赴约。两个人在一起，称兄道弟，完全看不出那人当年在调解时是怎样横眉怒目。

除了忙着调解，老何还有帮扶任务。他帮扶的贫困户，鸭子养得肥肥的，就是关在家里卖不出去。他比“鸭司令”还着急，忙着到处联系各单位食堂，宣传推销——遇到镇政府的各级同事，总要拉住尽力游说：“买一只买一只。”忙碌也不是没有成果，最后在老何的努力下，基本解决了养鸭户的燃眉之急。

到周末阳光晴好，老何正准备约上三五亲朋出去放松下，电话才刚放下呢，“叮零零……”这边又一起调解的电话打进来了。

得，老何又要忙着赴另一个“约会”去了。



烟火帖

## 蛮妹麻辣砂锅

□ 付楚彬

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于暮色四合时分踏进蛮妹麻辣砂锅店，吃上一碗热腾腾火辣辣的麻辣砂锅粉，身心俱暖。待吃完，喊一声结账，一个娇小的身影便凑了过来，脸上扬着热情灿烂的笑。她就是店主蛮妹，由于童年患病，她的身量相当于十岁孩子，但胜在动作利索敏捷，满屋子客人迎送，她一个人能通通搞定。

二十几年前，十四岁的蛮妹从老家来到这个被人称为“香港街”的地方，走进巷尾拐角处的“香华麻辣”，跟摊主阿姨学做麻辣砂锅。

上小学的某一个周末，妈妈神秘兮兮地带我去了一个地方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一阵混合着鲜香麻辣的气味直冲鼻子而来。“来吃麻辣砂锅吧！”我们被一句细嫩的吆喝迎到了座位上，两份砂锅不一会儿就上了桌，十几种鲜嫩爽脆的食材在红油中跳着舞。妈妈吃得眼睛、鼻子、嘴角都闪着红光。这可是学校小卖部都买不到的好东西！我端着一个不锈钢小碗，学着妈妈的样子吸溜着被清汤冲洗过的红薯粉和小白菜，也吃得津津有味。

回家路上，妈妈悄悄跟我说，不要告诉包括

爸爸在内的任何人，我们中午吃了麻辣粉，“下次还带你来吃”，我点点头，脸颊也变得和妈妈的嘴唇一样红。和妈妈有了共同的美食秘密，麻辣砂锅对于我来说，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。

此后，几乎每个周末我和妈妈都会在那句细嫩的吆喝声中走进“香华麻辣”，而那句“来吃麻辣砂锅吧”的主人，正是如今依旧会站在店门口，对着食客们发出诚挚邀请的蛮妹。

蛮妹一边忙着手上砂锅粉的制作，一边听我说小时候跟着妈妈来吃砂锅粉的故事，被我逗得咯咯大笑。给客人上菜的间隙，她说，这么多年来，有很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吃砂锅粉，一碗不够要两碗，还要把炸肉丸、火腿肠、卤鸡爪等“高档”配菜全部加一遍。待她不解地询问，才知道，因为他们小的时候家里人从不吃麻辣砂锅粉，这是报复性消费呢！好多年轻人感叹，还好蛮妹砂锅还在，味道也和小时候闻过的一模一样。

蛮妹从十四岁长到三十六岁，砂锅的价格从两元涨到了十五元，教她做麻辣砂锅的阿姨已经不在，“香华麻辣”摊也变成了“蛮妹麻辣砂锅”店，当年初来乍到的蛮妹，已是这条街上公认的老街坊了。如今，很多人在“蛮妹”周围扎堆开起了麻辣砂锅店，但我们都知，要想吃到最正宗的麻辣砂锅，还是要尝尝蛮妹的手艺。



浮光笑

## 敬畏农具

□ 李易农

日暮时，天上下了细雨，父亲打开院门，拄着拐杖走了出去。

看我眼里满是问号，母亲说：“你父亲去门前菜地拿锄头去了。”

天黑了，父亲还要去地里拿农具——不拿回来能种的？又丢不了的！可八十多岁的父亲非常执拗，我喊了几声，也没有搭理。不多时，父亲扛着锄头回来了，又坐在屋檐下，拿着一块布，细心地擦起来。

这又是干啥？母亲说：“你爹还不是怕锄头淋湿了。”

我有点想笑，父亲真是迂腐，农具又淋不坏，非得这么费心巴啦地去做无用的事。不仅仅是这一把锄头，平常类似的事还很多：有时候是一把镰刀，父亲非要抱在怀里唯恐摔了磕了；有时候是一只箩筐，沾染了泥土，父亲一定要拍打干净；有时候是一根绳子，不用的时候，父亲一定要盘好挂起来……如此种种，他从来没有厌烦的时候。

我不解，并时常抱怨父母亲事多。可母亲说：“这些都是吃饭的家伙，我们要感谢它们，珍惜它们。”

感谢？珍惜？我一时愣住，平时自认为文人，却从来没有认真思量过父母亲做这些事的缘由。

父亲母亲在田地里摸爬滚打一辈子，天天要和农活打交道，不说一声苦不喊一声累，等种的庄稼、蔬菜收获了，脸上的皱纹都是带笑的。

那些锄头、箩筐、菜篮、扁担，甚至是一截捆绑口袋的绳子，父母亲都会看在眼里，不使它们风吹日晒雨淋，不被磕磕碰碰，也不被遗弃野外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干活时不细心，晃动锄头时，竟然把一只箩筐给挖了个窟窿，这下父母亲可难过了，父亲还指着我的鼻子发怒：“眼睛呢？心思呢？真是败家子！”母亲后来用布一针一线将箩筐上的窟窿给补起来。

补好的箩筐，看着像蒙了头巾。每一次看到它，父母亲都要念叨我的不是，让我不胜其烦。

这让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，那就是父母亲打心眼里、实打实地在疼爱他们的农具，敬畏这些无言的农耕符号。

“晨兴理荒秽，戴月荷锄归。”“千顷绿畴平似掌，蒙蒙春雨动春犁。”从古到今，咏诵农具的古诗词不胜枚举，这是既对劳动的赞美，也是对农具在劳动中发挥作用的赞歌。

一辈子在田地里耕种的父母，不知道文字的表达，他们用行动细心看顾手中的农具，何尝不是敬畏生活、热爱生活的另一种表现呢？



浮生录

## 五姨

□ 张晓琳

我母亲兄弟姐妹多，加她共有十一个。大舅二舅是双胞胎，今年八旬有五，最小的二姨六十五，五姨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，在女儿中排行老五，今年也七十四了。

五姨腿脚不便，心脏也不好，母亲七十岁生日宴时特意叮嘱我弟弟去接。

中午，我赶去酒店，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们已落座。五姨眉目舒展，和她的兄弟姐妹们围坐着，回应对应的问话，说着“一切都好都好”。双胞胎舅舅和母亲坐在她两侧，拉着她的手，不停地叮嘱，生活哪里不方便一定要叫孩子们去照顾，五姨回着：“好好好。”

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被众多兄弟姐妹围着惦记着，很热闹，也很温暖，感觉又回到了

童年。

五姨一生命运多舛，她就像余华小说《活着》里的主人公福贵——“福贵从父母双全、儿女成双的风流浪子变成茕茕孑立、孤苦伶仃的鳏寡老人，他从未停止过一个信念：活着”。

五姨两岁多时就过继给了没有生育的姑母做女儿，随姑母生活。有时候被打骂，她一个人偷偷哭到半夜，也没个人诉说，像一棵孤独的小草。她长到七八岁随养母回娘家，才知道舅舅就是自己的亲妈，她分不清这么多的兄弟姐妹，于是扳着手指头数，加上自己居然有十一个兄弟姐妹，她开心得要飞起。大冬天，她赤脚穿着磨破了单布鞋，露出了脚指头。姐妹们都把舍不得穿的鞋子和袜子拿出来给她穿，五姨很感动，哭得稀里哗啦的。那一次，她带回了四双好鞋，五双袜子，这是她生命中第一次收到姐妹们的珍贵礼物。

她和姨父结婚后生了五个孩子。姨父爱酗酒，有次她去地里干活，三岁的小女儿没人照看掉进池塘溺亡了，她的精神几近崩溃，总说梦见女儿稚嫩的声音在喊她。排行第三的女儿从小就脑发育不好，五姨一直细心照看，长到二十五岁，生了一场大病，也没了，五姨又肝肠寸断，眼泪成河。十年前，勤劳的大女儿承包了柑橘园，白天赶集卖柑橘，晚上在工厂打夜工。有天深夜，被对向来开的小车远光灯刺得睁不开眼，她开着失控的三轮车撞在路边大卡车上，头破血流，不治而亡……历经三个女儿相继离世的打击，五姨几乎哭干了眼泪。去年，她儿子突发心梗，送医院后离世。儿子从小就折腾人，唯一做对的一件大事，就是送五姨去长沙做了心脏手术。五姨当时感动得泪流不已，逢人便说：“儿子懂事了！”没想到她术后仅一年多，儿子就先离她而去。儿子过世后，五姨还把养老钱拿出来帮其还了二十多万元债务。今年，五姨父又患病去世了。

五次丧亲之痛几乎将五姨击垮。为此，十个兄弟姐妹都赶过去安慰她，鼓励她，照顾她。在舅舅们的支持下，五姨还买了社保，现在每个月能领两千多元养老金，一个人生活完全没有问题。

五姨还有个二女儿。她婉拒了二女儿接她一起生活的好意，仍然一个人在老房子里住着。想说话的时候，她就打电话给兄弟姐妹，和他们聊完天，心里就舒朗多了。她还经常和邻居们一起打打小麻将，在啦啦啦的麻将声和老邻居们的说笑中，丧亲带来的伤痛慢慢被她藏在了心底。

五姨常说，她还有女儿，有这么多关心她的兄弟姐妹，有国家的保障，她要好好享受当下的生活。

人生无常，她的乐观坚强，也感染了大家庭里的每一个人。

闲话铺

## 山牯吃粑

□ 付鹤鸣

红薯在我的家乡，是主粮，家家都要储存在薯窖里。

新收的红薯要拣个大、外皮没伤、没被虫啃、皮色好看的储藏。那些被锄头挖破了的，或者是淀粉多、口感硬的红薯，就会洗净后用来制作红薯粉。

少时红薯吃多了，我就有点怕吃红薯，但母亲拍的薯粉我很喜欢。那时候，薯粉粑在平时是很难吃得到的，只有到了过年或者办酒席时，才会被当成美食端上桌。

一树柿红挂在细叔的屋头时，迎来一群说说笑笑的相亲队伍，伴随着惊得四散的鸟儿，人们便知道，细叔家有喜事了。

山牯随他父亲去细叔家吃订婚酒，正好与我同伴。

村里人办喜事有个传统，众邻里都会来帮忙，迎客的、筛茶的、洗菜的、切菜的、烧火的、做粑的、包饺子的、铺桌的、端菜的、炒菜的、煮饭的、扫地的、抹桌的，各式人手都有，一向冷清细叔家一下子就热闹起来。

入了席，山牯见帮忙的婶子端来一盘冒着热气的薯粉粑，眼神立马就粘上去了。那黄釉菊瓣的盘子才刚落桌，薯粉粑的香味就弥漫开来，侵入五脏六腑。婶子端菜的手还没有来得及抽走，山牯生怕落了后，就来了个老刘信抢新娘——抢先下手。也许是婶子们拍的薯粉粑又嫩又活脱，又加了肉和虾（那肉是腊肉，是挂在火炉角用茶籽壳和谷壳外加薯渣熏的；虾是过山脚下小河里的小虾米，是细叔用虾捞兜起来的），味道可不特别香？

山牯夹起的那坨薯粉粑，像一条胖嘟嘟的小肉虫，许是想卖弄一下身段，在筷子上扭来扭去，灵动可人。山牯生怕薯粉粑从筷子上掉下去，眼睛鼓得溜溜圆圆，小嘴也撮成一团。也许是山牯心急，也许是他看到父亲有点不高兴，拿筷子的手便有些抖，出的劲儿也不稳，那坨薯粉粑眼看就要被他“一笑两断”。在座的都断定这薯粉粑会掉到桌子上，或是掉到地上，也有可能掉到山牯的腿上或是褂褂上，但绝对不会掉到山牯碗里，更不会掉到山牯嘴里。薯粉粑是刚出锅的，太烫了，山牯不敢用手去接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就在那坨薯粉粑还在纠结是否一分为二逃出生天的时候，山牯眼明嘴快，伸出舌头一卷，那坨薯粉粑就入了口。

这可就真的落嘴为安了。大伙儿都松了口气，我也跟着松了一口气，为欲掉未掉的薯粉粑

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。

山牯想不到的是，人嘴的薯粉粑还不愿消停，到了口中还热情似火，烫得他不住吸溜，舌头如炉罐里煎鱼一样乱窜。山牯急了，鼓着眼“咕嘟”一声就把嘴里的薯粉粑咽了下去。谁知这坨入肚的薯粉粑还要出风头，落了肚还烫得他如有无数只猫爪在挠——烧心。山牯赶忙下桌跑到厨房里，抢了洗菜嫂子手中的水瓢，在水缸里连舀了两瓢水，跟牛牯下塘一样一阵猛喝，一边喝还一边用手在胸前不停地捶抚着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。

厨房里洗菜的嫂子以为是炒菜的嫂子放多了盐，菜太咸了，便互相开着玩笑说：

“今天超市里盐不要钱啊！”

“大家都去买啊！”

“见者都有份啊！”

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倒把炒菜的嫂子说得脸红红的，像做了亏心事一样。

自此，山牯吃粑上了村里的“热搜”，村里人茶余饭后总要笑谈上一阵。如今，山牯吃粑已是老皇历了，“粑”，也不再是难得一见的美食，它更多的是一种情怀，和追忆。



生活秀

## 晒被子，赛被子

□ 赵启民

冬天，逢晴日，对于要晒被子的人们来说，每道阳光都弥足珍贵。

我每天晚上都要看第二天的天气预报，晨起第一件事是拉开窗帘看云识天气。如果是晴天，赶紧拿一块抹布，抱起还留有体温的被子，一路小跑到公共晾晒处，用抹布擦净晾晒绳上的灰尘后，展开被子，再用夹子夹紧，防止风大或别人挪动被子。

过了早上七点半，各家的被子就会占满所有的晾衣绳，睡懒觉的人，想晾晒被子只好等第二天了。小区里晾晒被子就像比赛，比速度、比宽度、比品种、比混搭、比动感，比上班都紧张。

比速度。谁起得早，跑得快，谁就能在晾晒处占据最好的朝阳位置。跑得慢的，只好晾晒在太阳照射时间短的位置。为了抢速度，有的邻居抱起被子匆忙出门后，忘记了拿钥匙，门被大风关上了，在物业服务中心留有钥匙的还好办，没有的话只能找开锁师傅花上一百来块钱开锁。

比宽度。懂规矩的人，很自觉地将一床被子晾晒在不到两米长的绳上。不讲究的人，为了让自家被子晒得透彻，一床被子就横跨两根绳。还有更甚者，来得晚，就把别人的被子推到一边去，若是被撞见，少不了一番理论。

比品种。被子展开后，各有特色。有“裸晒”的，有套着被罩晒的。有晒大花缎子被面的，还有晒棉花被、晴纶（腈纶）被的。判断形形色色的被子，一看厚度，二看重量——蓬松的往往是晴纶（腈纶）的，晾晒绳下坠弧度大的是，陈年的棉花被。

比混搭。晒被子的绳上不仅仅有被子，中间还被居民穿插一些袜子、毛巾、小孩的衣服等，干的还好，遇上插队的湿衣服就麻烦了。有些不注意细节的人，湿漉漉的衣服紧挨着别人的被子。有人动手挪开，没过一会儿，它又回来了。如此拉锯战要经过好几个回合才能平息。

比动感。晾晒被子的区域，也是动感地带。被子在动，不一定是风吹，也可能是小孩子拿被子当道具，趁大人不注意，在被子下钻来钻去捉迷藏。被大人发现后一声吆喝，小孩子便作鸟兽散，留下一排左右摇摆的被浪。被子晒到中午，要把被子翻个面继续晒，直到太阳落山。这时，被子就会发生奇妙的变化——阳光像无数轻柔的手指，细细梳理着被子的每一寸纹理，悄无声息地注入一股无形的力量，被子吸纳日华，逐渐充盈，变身为一个小型太阳能库，将阳光储藏其中，将温暖锁在其中。

阳光把每一寸纤维都烘得松软、通透。夕阳西下，邻居陆续来收被子，先是轻柔地拍打被子表层的微尘，然后阳光一层一层被嵌进被子褶皱里，跟着主人回了家。

夜幕降临，当我将被子展开铺在床上时，让人心安的阳光味道直往鼻子钻。要睡了，钻进被窝，感觉整个人被阳光包围着，浑身暖洋洋的，很快进入七彩阳光的梦里。



第16期

樟树下

电话：0791-86849235  
本版邮箱：32028011@qq.com